

全華叢書



金華叢書



宋學士全集卷之二十八

明宋濂撰

郡後學胡鳳丹月樵校梓

雜著

七儒解

儒者非一也世之人不察也有游俠之儒有文史之
儒有曠達之儒有智數之儒有章句之儒有事功之
儒有道德之儒儒者非一也世之人不察也能察之
然後可入道也威以制之術以凌之才以駕之強以
勝之和以誘之信以結之夫是之謂游俠之儒上自

羲軒下迄近代載籍之繁浩如淵海莫不擷其玄精
嚙其芳腴搜其闕逸略其渣滓約其支蔓引觚吐辭
頃刻萬言而不之止夫是之謂文史之儒三才以之
混也萬物以之齊也名理以之假也塗轍以之寓也
雖有智者莫測其所存夫是之謂曠達之儒沈鷺寡
言逆料事機翼然凝然規然幽然漆漆然逮逮然察
察然獵獵然千變萬化不可窺度夫是之謂智數之
儒業擅專門伐異黨同以言求句以句求章以章求
意無高而弗窮無遠而弗卽無微而弗探無滯而弗

宣無幽而弗燭夫是之謂章句之儒謀事則鄉方略
馭師則審勞佚使民則謹累積治國則嚴政令服眾
則信刑賞務使澤布當時烈垂後世夫是之謂事功
之儒備陰陽之和而不知其純焉涵鬼神之祕而不
知其深焉達萬物之理而不知其遠焉言足以爲世
法行足以爲世表而人莫得而名焉夫是之謂道德
之儒儒者非一也世之人不察也能察之然後可入
道也游俠之儒田仲王猛是也弗要于理惟氣之使
不可以入道也文史之儒司馬遷班固是也浮文勝

質纖巧斲朴不可以入道也曠達之儒莊周列禦寇
是也肆情縱誕滅絕人紀不可以入道也智數之儒
張良陳平是也出入機慮或流譎詐不可以入道也
章句之儒毛萇鄭元是也牽合傳會有乖墳典不可
以入道也事功之儒管仲晏嬰是也跡存經世心則
有假不可以入道也道德之儒孔子是也千萬世之
所宗也我所願則學孔子也其道則仁義禮智信也
其倫則父子君臣夫婦長幼朋友也其事易知且易
行也能行之則身可修也家可齊也國可治也天下

可平也我所願則學孔子也今指三尺之童子而問之則曰我學孔子也求其知孔子之道者雖斑白之人無有也嗚呼上戴天下履地中函人一也天不足爲高地不足爲厚人不足爲小此儒者之道所以與天地並立而爲三也司馬遷以儒與五家並列荀卿謂儒有大小揚雄謂通天地人曰儒者要皆不足以知儒也必學至孔子然後無媿於儒之名也然則儒亦有異乎曰有之位不同也三皇儒而皇五帝儒而帝三王儒而王皋陶伊傅周召儒而臣孔子儒而師

其道則未嘗不同也雖然自有生民以來未有盛於孔子者也我所願則學孔子也

鄭氏名濂解

余友鄭仲德氏間叩余曰幸與子同名濂而論者屢病濂字之義無據子亦知有其說乎余謝之曰余固寡陋至於父命之名則豈容有弗知之理耶請得而略陳之按濂字始見於周禮之輪人其文曰雖有深沈亦弗之濂也鄭元借作粘音注謂泥不粘輻是已許慎說文解字唐人所抄舊本則曰濂力簞反從水

從兼或從廉薄冰也一云中繩小水又云淹也徐鉉
所定新本則又曰濂力鹽反從水兼聲薄水也一云
中繩小水不言或從兼以余觀之冰必水字之誤繩
必絕字之訛所謂濂則水之淺薄者爾由其淺薄小
水故中繩也若試作繩作冰則於義難爲訓矣雖曰
郭璞山海經傳有山河無險四徹中繩及酈道元水
經注有水自下通爲繩之語終不若絕字爲暢意者
鉉見唐本之謬爲之校定如此亦未可知也又按顧
野王云濂與瀦同里兼里忝含鑒三反薄也大水中

絕小水出也其說與鉉正合豈鉉之所校定者實有本於此耶又按黃帝內經陰陽類論曰陰陽交期在濂水楊上善云濂者水靜也七月水生時也細玩經之下文以石水盛水同喻則冬月水冰如石盛則雨雪皆解爲水之時則濂之爲義似與小水出之意粗同鉉之所定當益可信不誣矣至若晁說之謂濂字從兼亦本文廉字非兼并之兼者固不察兼乃諧聲之義而樓鑰所云字書無濂字林黃中疑後世所加若元結之唐崕渚者亦不考舊本或從廉及顧氏濂

與濂同之說近者楊恒著書學正韻自負該博輒輕
易改絕爲統尤與小字之義不相合也然而濂字在
周官則宜作力鹽反而以淹訓之其義亦通正不必
借音戴侗溺於鄭說乃於六書故收粘音之濂而於
廉音之濂則不收又可笑也矧此字本無深義特以
濂溪周子而顯以濂名溪乃道州營道縣小澗去州
城之西二十里而近初亦以小水得名胡珵云楚粵
之間方言謂水小者爲濂亦一證也周子家於是溪
之上晚寓九江蓮花峰下不欲忘其初遂用故里之

號亦以濂名溪黃庭堅作濂溪詩則謂溪名周子之所自取而濂爲清廉之義則其說尤異於所聞也余老且多病舊學廢忘十至八九其言雖覩縷不輟未必可徵仲德尙求大雅之士而正焉不須病濂字之義無據而期師法濂溪其人斯可矣哉或者則曰韻書云廉儉也釋名云斂也音有收縮之意釋字唯四聲最近濂之從廉其爲薄水豈不昭然也哉此論頗有補於說文復繫之

調息解

越西有仙華生遯跡林垌槁木其形儲思於元元之
域游神乎太清之庭然猶慮夫尸蟲未戢龍虎未攫
金鼎未固流珠未明悵鶴駕其已遠纂行雲於紫城
於是謁元素先生而叩之曰吾聞粵之鋪秦之盧燕
之函胡之弓車雖號淺藝皆承師資況以大道之奧
百靈之腴琅笈有所祕瓊簡有不書先生葆乎元則
鍊乎真滋幸啟其隱爲予詔之立素先生曰上堪下
輿二氣與俱溫鬱叱第鴻元傑池運行不已拙信以
時日以里計九十萬餘苟僭其素災異紛蕤維人之

生法乾之樞肖坤之儀委清受寧發神吐奇晝動夜
旋綿延若絲一萬三千五百有畸執神之麾幹精之
義其入則翕其出則噓莽爾勿驅迅焉弗馳勿抗而
崇勿按而庠純乎元潛盎如春熙儻失其養朋慮所
移焦火凝冰淵淪天飛恣睢無際涉厯渺瀰斧斤日
加貞陽則罷生方有志於元學盍慎所之仙華生曰
息之宜調則旣聞命矣敢問其出果何所始乎元素
先生曰善哉問也夫千章之木紛溶箭簦上摩雲漢
者以其根也百川之水宛渾膠盪東達滄瀛者以其

源也息之在人也亦然離離囿囿如器斯盛旭旭許
許如橐斯鼓不西不東宅於至中離形特立乃與道
通不下不上混然無象潛與神符豐融盱眙所謂太
乙之晶中黃之扃水火之瑰坎離之門神靈之所營
太和之所蒸皆於是而大凝鄴鄂旣立陰陽闔闢元
嬰載皇與炎襄羊赤蜺如璫玼於元門以九儀爲車
以六氣爲轅策元應而周流後天地而長存不亦後
且騫歟然而神有弗授人有所疑上智聞之力行弗
墮下愚聞之斥以爲非或流旁蹊忘彼九爓十架七

基八石六芝烹汞煎鉛噉津茹脂有一於此命其殆
而生宜法乎自然而守之以無爲仙華生曰質具陰
陽數分生死譬諸晝夜必然之理若如先生言毋乃
與造化戾耶元素先生曰子謂天地非陰陽耶曷爲
不見其終也人雖藐然與天地參一氣乘之並立而
三天地久長人胡有死特所養者非其道爾西河薊
公汝南爰支九息青谷三鍊赤須若斯人者皆閱世
靈長而不少衰燦火遇風其消必疾元石沉淵千齡
不泐嗇則歸室久視弗忒生不見夫玉靈乎閉氣內

食以存其息浮游迴光靡所傾側況有至靈而不物
於物者乎生過矣生過矣仙華生曰先生之言固美
矣至矣予竊聞之雨露之所潤功存庶彙君子之所
志澤及黔黎先生懷負明德進用明時宜拓化原以
乘政機使陰陽和而風雨若武功戢而文教施則其
所調又不止一己之私若是何如元素先生戰然而
笑曰生言及夫物者也翩翩乎旨哉仙華生退於是
次第其語以書先生之軒

孔子廟堂議